

劍蕩群魔

(香港) 陈青云 著

下

可化人民出版社

劍蕩群魔

下

〔香港〕 陈青云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第一十八回

她想到：“自己目前落在贼人手中，如果受了侮辱，还真不如死了的好，到不得已时，只好和他拼了。”

心念转处，先就提了一口真气，玉牙紧咬着舌尖。

这事情是很明显的，梅姑娘要打算施展“碧血箭”的功夫，自毁伤人……

须知这“碧血剑”的功夫，乃是惨毒无比的一种武功，尽聚自己的体内真力于口中，然后咬烂整条舌尖，倏然喷出，任是敌人防备再严，功力再高，就是有罡气护体，这“碧血剑”仍能射透出去，与敌同归于尽。

即是对方功力再高，虽然不致于立刻死去，但那重伤却是免不了的。

阴司秀才冷焰哪知他目前已是危在眉睫，只要稍微的一冲动，惨剧立刻发生。

还好，他并没有动手，只是阴险的一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最好对我亲善一点，等我忍不住了，可就够你瞧的。”

梅影仍然一个劲的不理，冷焰又道：“好吧！你好好的想一想，可不要死心眼，等一会我再来！”

他说着，又阴险一笑，便走开了。

在冷焰走后不久，就有人送来了饭食，而且菜肴还是十分

得精美。

梅影她可不敢去食用送来的食物，担心会中了药物，只是调息运气，打算挣开被缚着的手脚。无奈，她那手脚上所缚，是鹿筋绳儿，有很强的韧，任是再高强的功力造诣，也难挣得断。

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，山洞的铁栏栅又打开了，她立被那一阵脚步声惊醒。

她眸眼看去，心中不由一震，暗道：“这是人是鬼呀，世上竟有这样鬼状的活人？……”

那进来的人，乃是毒指居士贺奇，他似乎用有点萎靡的神情，凝眸望着这位被囚的美人儿。

梅影也是惊诧的看着对方，初时，只是觉着这鬼脸有些令人生厌，天下竟会有生得这样难看的人？

渐渐的，她已发觉对方双眼中，射出一种可怕光芒，由不得芳心大震，立又把眼睛闭上了。

贺奇凝望了一眼，眼中的光芒更变得灼灼逼人，宛如一只凶猛的野兽，逼视着目的物鼻息也粗重起来，咻咻有声。

“嘿嘿！”他冷冷的笑了一阵，道：“难怪那阴司秀才下不得手，就是我也有些不忍了，长了这么几十岁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俊的小姐，如能一夕风流，嘿嘿！就是死在眼前我也甘心。”

他说着话，移动着沉重的脚步，一步步的向梅姑娘逼近。

梅影芳心惕然，一响响轻微的脚步声，似乎每一下都踏着她的心，连忙又一提气，玉牙咬紧舌尖。

就在这时，洞外有人朗声道：“禀告坛主，阎王壁捉住那姓云的小子。”

睛，你不知道，我最怕狼。”

冷焰笑道：“那我不看好你好啦！不过你能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薛琴道：“薛琴，我家就是祥府薛家……”

她这一说出来，冷焰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来，那是天蝎圣女薛玲，由不得怔住了，再打量薛琴的身材容貌，竟然又和那薛玲一模一样。

刹那间，他惊得汗都流了出来，对那“祥府薛家”几个字，竟然无闻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从洞外跑进来一人，大声喊道：“寨尊者，阎王壁拿住了云霄，我家坛主请尊者快去！”

冷焰被他这一声喊叫，没来由竟然升起一股怒火，陡然甩手一掌打出，冷冷的道：“我知道了！”

话音方落，一股劲风扬起，那汉子闷哼了一声，被抛出去一丈多远，跌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。

薛姑娘立被骇了一大跳，尖叫一声道：“啊！你随便都可以杀人的呀？”

冷焰被她这一声尖叫，神智方回复过来，怔了一下道：“这厮不该私自闯进洞来，我是给他一个警告！”

薛琴道：“一个警告？他人都死了，警告还人什么用呢？”

冷焰呐呐的道：“他已死了么？我出去看看！”

薛琴秀眉轻蹙，轻叹了一声道：“你们杀人的时候，心中也许会感到很愉快、舒畅，不然的话，怎会动辄取人性命……”

冷焰眉头一皱，心中突的感到一种怅然。

他经常在杀过一个人之后，是真的有一种舒畅的感觉，此刻却不知为了什么，竟然心软了下来。

他匆匆而去，又匆匆而回，道：“那厮真不经打，已然回天乏术了。”

薛琴也轻叹了一口气，忽然想起了一事，秀目展了一下道：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是谁呢？”

冷焰道：“我姓冷名焰……”

薛琴道：“这个名字不好，使人感到有一股寒气。”

冷焰接着说道：“江湖上称阴司秀才……”

薛琴道：“这个名字越发的难听了，就知你最喜欢杀人，今后可能就不同了。”

冷焰尴尬的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往常是很喜欢杀人，今后可能就不同了。薛琴道：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冷焰道：“有你这样一位好心姑娘和我在一起，我那还敢去杀人。”

薛琴这姑娘性情，那会真的这样懦弱，实在她要比想像中，狠毒得多。

因为她随着其母女飞卫林可卿，在青灵谷中困十数年，耳濡目染，全是狠事，慢慢的就养成一种偏激的性情，她那会害怕杀人。

不过，她可是个冰雪聪明的人儿，心知自己已落在人家手中，如不动点心思，要打算脱困可是件难事。

于是，她略一忖思，就装出一付入世未深的雏儿神态，竟把一个江湖上的老狐狸，摆布得六神无主。

她一听冷焰那句肉麻的话，秀目轻皱，心中暗骂一声道：“好你个阴司秀才，这是你自投罗网，休怪我真送你到阴司去。”

心念转处，望着冷焰嫣然一笑道：“你很喜欢我是吗？”

她这一笑，真称得上是一笑百媚生。

容色如花，美目流波，巧笑倩倩，怎能不撩人情怀，阴司秀才冷焰越发的意乱情迷了。

薛琴眼看着他这个样儿，就知道这小子已入了迷，心中又暗骂了一声，面上盈盈一笑，道：“莫非你不是真的喜欢我吗？……”

冷焰闻言，慌急的道：“谁说的，我恨不得搯心挖出来给姑娘看个清楚。”

薛琴候的玉面变色道：“哎呀！好可怕呀！你要把心挖出来，又是一条人命，但也没法喜欢我了。”

冷焰道：“我这是向姑娘表明心意！”

薛琴道：“那就好，但愿那不是真的，不过你如真的喜欢我，也不能就这样把我掘起来呀？”

冷焰道：“你是要我解开你的手脚吗？”

薛琴美目眨动了一下道：“你要是办不到就算啦，我知道你一定很作难。”

冷焰道：“难倒不难，举手间事，怎能会说难，就是我怕……”

须知阴司秀才冷焰在江湖上，并不是新出道的毛头小伙子，也曾经过了不错的大风大浪，可以说都混成了精啦！

再者，他素常乃是惯以诡计害人，所以才博得了阴司秀才的匪号，那能就这样轻易上当？……

这就叫色不迷人入自迷了，古往今来，有几许英雄人物闯过了美人关。

不过，他心里却怀着一种警惕，他怕薛琴会忽然变了卦，再动手降服她，可就不容易了，于是他才呐呐的难言了。

薛琴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是怕放了我，我就不听你的了，对吗？”

她话音一顿，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也难怪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怪你的……”

言下一阵黯然，那冷焰把持不住了，忙道：“我怎么会怕姑娘，你如真的变了卦，不要说你武功不是我的对手，你如真的要走，我也会放你走的。”

薛琴倏的一扬眉，笑道：“那你还怕什么？莫非……”

“我什么也不怕，这就放了好啦！”

冷焰在说着话，竟自移步走了过去，蹲下身来，先解开薛琴脚上的鹿筋绳儿。

薛琴弹了两下腿，娇声道：“捆得好紧哪！”

冷焰道：“他们这些人真该死，怎么捆得这样紧，看都把你坏了；等我去叫仓们来，要那捆你的人当你的面，举刃自刎……”

他说到此处，突然住口，原来他想到薛琴是怕见杀人的。

念头转处，抬头看去，果见薛琴两道秀眉，紧紧锁住，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唉！好可怕呀，我好像已闻到了血腥气味，难道你真这样狠吗？”

冷焰淡淡的一笑，又动手去解薛琴手腕上的鹿筋绳儿。

绳儿也就是甫一解开，他抓着薛琴一只莹白如玉的手掌，不自禁地就出了神。

薛琴粉颊微红，颤着声道：“我全身都在发抖呢？”

冷焰握着姑娘一双柔荑，看那细长的十指，既白又嫩，真个的，似在微微颤动。

薛琴见对方没有反应，心中觉着有些诧异，悄声问道：“你

在想什么？

冷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此生在江湖上，也浪迹了不少年，除了曾和花蕊夫人缱绻一宵之处，就没有遇上过像姑娘这样的天人！”

他说着说着，忽然闭上了眼睛，臂上一用劲，竟将个薛姑娘搂在怀中。

似是回味起昔年的温柔情景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喃喃的道：“唉！夫人，你那声音笑貌，是多么深刻的印在我心上，尤其是那一夜……啊！那一个更阑人静、令人陶醉的晚上，使我永记难忘……”

……你为何对我那样无情，如果无情，为何那一夜又那样的热烈缠绵？……只要你真的赐我以真情，我愿为你死！”

他话音方落，突觉身躯一震，脉门上似扣上了一道铁箍，不禁大吃一惊，猛的睁开眼睛来，嚷道：“薛姑娘！你！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

薛琴的神态突变，眉梢隐现煞气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不是说愿意死吗？你这就叫你死的样儿！”

冷焰闻言心头一凜，立时就变了颜色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默然不语。

薛琴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冷焰道：“我阴司秀才横行江湖十数年，可以说是无往不利，没想到今天栽在你的手里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薛琴咯咯一声娇笑，笑声似银铃一般，在冷焰耳边响起，使他心中又不禁一荡。

薛琴笑声甫落，娇声道：“那你是打主意死了？不过，蚂蚁尚且贪生，我不信你不怕死。”

冷焰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薛琴道：“只问你是想死想活？”

冷焰道：“想死怎样？想活如何？”

薛琴道：“你如想死，我就用剪脉手法，震断你的全身经脉，先让你受上一年活罪而后死。”

冷焰闻言不禁大吃一惊，心忖：“这小丫头她会剪脉手法？……如果她真的会的话，用这个手段对我，活罪可就受不了……”

他一念未了，薛琴换的右手五指，暗中加力，笑道：“你真以为我不会那剪脉的手法吗？”

冷焰突觉腕脉上一阵翻疼，全身行血，反向内腑之中回集过去。

他心中更是一震，忙道：“我信！我信！”

薛琴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要是不想受那剪脉之苦，就领我去放了那姓梅的姑娘，我就放了你。”

冷焰本来心中十分畏惧，一听她说会放了自己，暗暗冷冷一笑，忖道：“我冷某今天算是阴沟了翻以船，这丫头如是散了我，哼哼，有一天落在我手中，我要让她够瞧的。”

他心中是这样想，嘴里可没有敢说出来，默默的点了一下头。

薛琴牵着冷焰出了石牢，举步向外走去，一边却低声道：“你这阴司秀才的名儿，一就知必然鬼计多端，我可先合诉你，如果妄打脱身的主意，可别怪我心狠手辣。”

阴司秀腕脉被薛琴扣着，全身劲道，一点也用不出来，只好任由小姑娘牵着我走。

乍眼一看，他们两个人，似乎很亲热的样子。

出洞来是一个窄窄的院落，靠后是一处陡崖，石牢就是崖下的石洞。

在院中，十步一卡，五步一哨，算得一警戒森严。

那些警戒的黑衣汉子，眼看着两人步出石牢，全都投以惊异的眼光。

薛琴很近冷焰，低声喝道：“快叫他们把卡哨全都撤走！”

冷焰方一迟疑，薛琴那纤纤玉指，又复用上了力。

这位阴司秀才今天真是撞上了女煞星，为势所迫，他还是不敢不听，只好高声喝道：“你们这些卡哨，全都给我撤下去！”

那般黑衣子闻言，互相望了一眼，一个头目样的人，呐呐的道：“禀尊者，教主无令，小的们怎敢撤走！”

冷焰何尝不知道这些卡哨撤不得的，闻言一怔……

耳边又响起了薛琴的声音道：“不管怎样，快叫他们撤走，我这可是为你留面子，懂吗？”

冷焰只好重重的咳嗽了一声，又向那些黑衣汉子喝道：“混帐，什么令不令的，全由我负责，快都撤走。”

那些黑衣汉子，全都知道这位阴司秀才，是杀人不眨眼的，那个不怕，再说明白点他是天蝎教总坛的护法尊者，不听也不行，只好打起一声胡哨，急急撤了下去。

两座石牢相距并没有多远，转眼就到。

薛琴指使着冷焰开了铁栅，两人仍然偎依着早了石洞。

这时的梅影姑娘，正然一个人在气恼，苦思脱身之策，忽听脚步声响，心忖：“我何干脆将贼子们辱骂个够，激起来他的怒火，一刀杀了我，也免得受辱，死不瞑目。”

心念动处，睁眼方待开口大骂，忽见进来的是薛琴，在她身边是那阴司秀才冷焰。

这一来，梅姑娘惊异得秃目圆睁，呆呆发起怔来，竟然忘了骂啦！

薛琴望着梅影微微一笑，倏然间屈指挥弹，点了冷焰五处大穴，放开了他的手腕，笑道：“先委屈你了，等我放了我姐姐，咱们再谈。”

她说着一，就款步走近梅影，替她解开了手脚上的鹿筋绳儿。

梅影惊异的道：“琴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

薛琴笑道：“姐姐，这个人要娶我呢！……”

梅影闻言却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“妹妹，你可答应了吗？”

薛琴道：“我还没有，想证姐姐给我拿个主意，不过我很喜欢她。”

冷焰一听，心中立刻就觉着有些昏陶陶的，狂喜忘形，身形方一移动，浑身一阵剧疼，神智忽然一清，想到自己已落人手，对方只消举手就可结束自己一条命，头上立刻又冒出了汗。

梅影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妹妹，你入世不深，可知此人心如蛇蝎，手段毒辣，要不怎会被江湖中人，称为阴司秀才呢？”

冷焰闻言，心中暗暗惊凛，心忖：“薛琴这丫头可别被说动了心，那一来我冷焰可就糟了……”

薛琴却是长睫一展，笑道：“姐姐，你说他很坏是吗？”

冷焰暗叫了一声：“糟了，糟了！”

梅影道：“是的，这个人很坏，我看还是杀了他算！”

薛琴沉吟了一下道：“我这时还不忍杀他。”

梅影道：“难道妹妹真的喜欢他么？”

薛琴摇了摇头道：“听姐姐一说，我也真又不喜欢他了。”

梅影道：“那你要怎么办呢？”

薛琴道：“你没听说云哥哥已被擒阎王壁了吗？咱们又不知道阎王壁在那里，我想要他带咱们去阎王壁可好？”

梅影闻言陡的站起身来，探手抓住了薛琴的粉臂，笑道：“妹妹，我真没想得出，几日的同行，你怎么一变成了老江湖了。”

薛琴笑道：“哪里，我还比姐姐差得远呢。”

秋阳初上，晚露未落。

红螺谷雨边的山崖上，有一条人影飞纵。

这红螺谷雨在中原群山之中，算不得高峻，但却算得上险。

那飞纵之人，似乎没把危崖放在心上，一个劲的飞纵飞跃，恨不得一步踏进谷中。

这人正是云霄，因为他知道那惟一入谷之路，设有重重埋伏，所以就舍去正路不走，改由山巅悬顶奔向红螺谷的贼巢，援救梅薛二女。

可是，天蝎教信阳分坛，乃为指中原教徒的枢纽，经过多年的布置，处处都设有埋伏，可以说是步步皆有陷阱。

不过，云霄此是一时的脱身急难，那还顾得什么叫危险。

辰巳之交，他已然奔到一处山巅，远远的已看到了一片庄院，房屋栉比，升起来炊烟缕缕。

他不由心中一阵狂喜，暗忖：“自己这条路还是选对了，没费多大劲，就直捣贼窟……”

心念动处，更不多想，纵身住下便扑。

许是他救人之心太急，竟忘了察看一下形势，用力太大了

一些，脚顿处，身尚未纵起，倏觉脚下一松，他没有扑崖去，却径直地坠下崖去了。

原来在崖边是一个陷井，面上铺了一层浮土，怎能经得起用力顿足。

这片悬崖真可说是壁立千仞，油光滑亮，着不得走，宛如一面极大的镜子，嵌在一座插云高峰的峰腰，在月光映照之下，现出“阎王壁”三个大字。

如此险峻的形势，只要失足下去，任他有一身超奇的武功，这一跌下去，即是不会粉身碎骨，也得身受重伤。

云霄身子坠下悬崖，感到轻飘飘的往下直落，那目光照射在那光亮的崖壁上，映得眼都撩乱了。

他知道自己这一落下去，性命一定难保，心中不禁骇得有些发毛。

任何一个人，当处身在生死交关之际，就会生出一种求生的在本能，云霄也不例外，他在惊悸之际，双足交互一点一弹，人就向壁上撞去。

自以为他人只要贴上崖壁，施展出“壁虎功”，就可以游上崖顶。

哪知，就在他探脚方朝崖上一踩，倏觉脚跟一紧，已被一种东西牢牢缠住。

他在情急之下，也不多想，左脚就也踩上去，本想借着左脚一蹬之势，就可以摆脱右脚的束缚。

又谁知，左脚踩上去，一样也被缠住了。

在这时，他双脚被制，眼看就得被人家吊起来，幸好他人急中生智，籍势上半身向上一挺，人就站起来。

双手贴壁，先稳住身势，再打量情形，扫目一瞥之下，不禁

脱口喊了一声：“惨啦！”

原来他双脚踩处，乃是两根手指粗细的枯藤，稍微一用力，就格勒勒发出以欲裂断的响声。

双手按处，是一片坚如钢铁，滑如积的石壁，光滑耀目，根本就着不得力。

往下看，视线被白云遮断，简直看不到地。

云霄这时，最是担心那枯藤断去，双脚用不得力，一跌下去，再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，还不摔个身如齑粉。

于是，他只有提足了一口气，使双重量减轻，免得藤断人坠。

就在他提气方稳住身形，石壁上面，忽然传来一阵惨厉刺耳的狂笑声；听来令人毛发皆竖，心道：“不好，毒指贺奇来了。”

狂笑之声陡歇，石壁顶上真的传来贺奇的声音，道：“云小子，你如今已身落在我手中，还有什么说的没有？”

云霄闷声不响，只是在筹思脱身之策。

贺奇嘿嘿冷笑道：“你还会装聋作哑哪，实告诉你，任是天下第一高手，也无法在这阎王壁下脱险。”

云霄哼了一声道：“那却不见得，想这峭壁还难困住我云霄？”

贺奇又是一声狂笑，道：“你不信就等着瞧吧，先吊上你两天，等你力竭了，再摔你个粉身碎骨……”

就在他一声未了，他突觉背后响起一阵微响声，迅疾转身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来收你狗命的人！”

从一块巨石后面，转出来老少三个人，乃是那巧手方朔韩

翊和杨海平施琳。

他们是追在云霄身后赶来的，因为脚程没有云霄快，所以，迟到了一步，已发觉云霄遇了险。

在这时，以他们师徒的功力，若是联手向毒指居士贺奇进逼的话，大可一举把贺奇逼下崖去。但是，他们没有这样做，因为投鼠忌器，怕因此害了云霄。

贺奇似已看透了三人的心意，狂笑了一声道：“三位最好是看清楚点儿，不要误人误己。”

翰翊道：“老偷儿从来不做亏本生意，我正在想用你毒指贺奇一条命，陪那云霄一点进鬼门关，是不是合算？”

贺奇道：“那你就动手吧！”

翰翊笑道：“我再又一想，你贺奇还不配……”

贺奇道：“那你滚远点。”

翰翊道：“打算要我走，可也不这么容易。”

贺奇道：“你要打算怎么样？”

翰翊并不理他，陡的高声喊道：“云霄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被困在阎王壁下的云霄，正自想不出个主意来，闻声应道：“还好，这点鬼吹灯困不住我。”

翰翊也高声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就等着吧！看我除去了这魔崽子，再救你上来。”

贺奇闻言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凭你老偷儿也敢冒大气，我只须探手砍断这枯藤，姓云的小子就得粉身碎骨，还能等你出手去救？”

他这两句话出口，使翰翊等三人大吃一惊，准知道贺奇这两句话不是虚声恫吓，于是一拉杨施二人，退出去老远，低声商量着救人之计，但仍在监视着那贺奇的行动。